

席勒和威利

Copyright © Rong Lu 2015. All Rights Reserved

一直想说说席勒和威利的故事,可一直也抽不出时间。今天决定放下手中的事,来写一下他们的生命和爱情。

关于席勒的生平网上一搜就都知道了,我不多讲了。他是奥地利著名的宫廷画家克利姆特的徒弟,早期的线描颇有乃师风格,流畅而细腻。克利姆特和席勒是一对淫邪的师徒,他们的作品大都有很强的性意识。从这点上讲席勒倒也不愧为克利姆特的徒弟,俩人相得益彰。色的人不一定是艺术家,但艺术家一定是极色的人,因为性是所有艺术的原色。

幼年的丧父导致了席勒性格的崎岖,在后来的作品中他将这种扭曲发挥到了极致。说到这里,我想起了挪威天才数学家阿贝尔,也是幼年丧父,但阿贝尔性格很好很单纯,可能是数学家和艺术家脑子不在一条轴上。这两人生平有极相似之处,就是家里穷,都死于 28 岁。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的王勃,可见天才都是早逝的,天才就是在淋漓的血肉上盛开的绚烂的花。才华出众到连老天都嫉妒的程度,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下场。

席勒的怪异主要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及个性的线描。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是神经质的,痉挛的。看着他的作品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痛苦。

既然提到席勒的作品,就不得不提席勒生命中最重要一个女人威利。威利原来是克利姆特的模特,当然也和克利姆特上过床。后世把威利说成妓女,至于为什么这样标签一个女性,我不太清楚,但大致可以猜出当时的欧洲,因为生活所迫,性工作者还是蛮多的。娼和妓有明显区别。娼只是提供快餐式的性服务,妓除了性还提供心灵沟通这类高级的精神享受。

克利姆特的画,你要有兴趣的话,你可以搜搜,一搜,就知道他的画很有名,曾经大街小巷铺天盖地,很多人把他的真品赝品印刷品买回去挂家里,确实,室内装饰效果极佳。你留心的话,他的画里应该能看到威利的影子,短发的红发女基本上应该是她。

席勒 21 岁时在老师那看到了 17 岁的威利,应该立马就喜欢上她了。威利做了席勒的模特,也和席勒上了床。欧洲没有绿帽一说。女人虽然很多,但好的女人自古就是稀缺资源,男人抢着要给别人戴绿帽,被戴绿帽也是一种光荣。

如果你分别搜过克利姆特和席勒的照片,基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威利会更喜欢席勒。克利姆特就是那种身材魁梧微胖,满脸横肉加大胡子红脖子大老粗式的长相。这种长相很让人怀疑他在床上是不是就是一台打桩机 - 能量足够,细腻不足,变化没有? 而席勒,身材瘦削,衣着得体雅皮,五官精致,眼神,或漂忽,或痛苦,或困惑,或不定。这种内心狂野混乱,但外表冷酷干净的男人,对女人有致命的杀伤力。

所以,席勒和威利,威利和席勒,一碰见,就象干柴烈火,搞上了。他们在一起的生活,无非就是,上班,在床上,下班,也在床上。如此简单,却羡煞世人。

性是我们生命的源泉,原动力,是我们生命中第二重要的事,但渺小猥琐中庸乏味的生命的性,

不值一提。而璀璨的生命的猥琐的还是不猥琐的性都应该大谈特谈。你可以说我偏激也好,说我势利也好。我始终认为,性和金钱一样,其实是那张草花十,拱猪里的变压器。性让猥琐的生命更猥琐,他们的性就是男盗女娼,遗臭万年,或就是历史长河中的鸡肋,不关我事,不感兴趣,不想知道。性却让灿烂的生命更灿烂,他们的性惊天地泣鬼神,烟花满天。

对于天才,我们总是想通过他们的生命故事了解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作品,我们也想通过他们的作品了解他们的生命。对于画家,那就是通过性了解他们的画,通过画了解他们的性。席勒后来带着威利离开了维也纳,开始了虽然颠沛流离,但卿卿我我,激情创作的三年。席勒画了太多的威利。他线条的动态令人震撼。但很奇怪,威利躺着的那些画,她要么张着大腿,要么闭着,席勒纷乱冲动的线条里,我们找不到威利的手。如果你是有想象力的人,或者就是淫者见淫,而非假正经,你应该能猜出威利的手到底在哪里,你应该能看到她燃烧的激情,和她的心跳。

正如:

"他们的爱情象短暂的花朵,
又象永恒的琥珀。
他们的激情象火,
燃烧在那所有的调色中。
看过的人都能证明,
在这世上他们曾经爱过。"

那种爱,如果我们有幸,在我们短暂的一生,得到那么一次,就死而无憾。那种爱,是将你生吞活剥的灵感,是午夜梦回,让你窒息满身是汗的热情。那种爱,是赤裸的诚实。无论你看得到她的手还是看不到,你都能从席勒的画里感受到她的心跳,她在恋人目光下无畏得驶向欲望,肉体欢愉的秘密花园。

当然他们最后分手了,因为真爱最后总是悲剧。而他们分手的原因,说起来是那么不堪。独立画家,其实几千年来,都一个屌样,那就是穷困潦倒。前面说过,席勒家里很穷,所以他很快就没有什么现金流维持生计。最后他决定,marry for money,娶了锁匠的女儿。当时的锁匠就是现在的码工,有硬技能,收入大大在社会贫困线之上。结婚前,他还是蛮纠结的。他多次写信给男性朋友,说他不能和威利结婚,用各种理由在自己内心 justify。席勒简直是西方版陈世美。和陈世美不同,陈世美根本不爱秦香莲。结婚后,他跑去对威利说:"我结婚了。显然不是和你。但我还想和你藕断丝连。以后我们每年在一起到别处度一两次长假,就我们俩。"现代中国女性估计马上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谈条件了。没想到威利这个妓女居然是个烈女,估计她当时对席勒就说了一个词:"Nein!"转身离去,从此两人再也没见。

席勒结婚后,他还是画了很多威利,凭着记忆。结婚三年后,西班牙流感来袭,席勒老婆怀着6个月身孕死了。三天后,席勒也死了。他到死也不知道,其实威利在一年前,也死了。威利离开他后,做了随军护士,染上了scarlet fever死了。这时,我必须离题提一下阿贝尔,他运气也非常糟糕,他的成就如璀璨星空,好不容易终于被人承认,获得柏林大学终身教职。任职信寄出,还在路上几天几夜地走,阿贝尔却死于肺结核,没有等到信。大部分早夭的天才死法都差不多,过去是传染病,现在是癌症,心脏病。

今天,当事人都死了,带走了恩怨,纠结和无奈。人世的流言谁又能评断。但席勒和威利的爱情之火, 爱情之光, 就在席勒的画里, 亮瞎了我的双眼。